

蘇聯文學理論學習小叢書

蘇維埃文學發展的 幾個問題

第二輯之三

新文藝出版社

蘇維埃文學發展的幾個問題

蘇爾科夫著 蔡時濟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 海

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
蘇維埃文學發展的幾個問題

原 著 者 蘇 爾 科 夫
翻 譯 者 蔡 時 濟

*
* *

有 版 權

1953年3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20000冊

書號 (451) [1160] 定價 ¥ 1.3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列寧——斯大林底黨，是不斷地關懷着蘇維埃藝術與文學底成長和發展的。蘇維埃藝術家，都正在黨底英明的領導之下，用他們底優秀作品在現實底革命的發展中真實地、富有歷史意義地、具體地、令人折服而鮮明地反映着現實，以共產主義精神幫助教育勞動者。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一時期，勞動者底共產主義教育是具有特殊意義的。要想成功地解決擺在我們人民面前的那些巨大的任務，那就得全靠提高廣大人民大眾底社會主義的覺悟底水平，並盡力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底不朽的思想武裝他們。蘇維埃作家，現在就是一片以他們底作品確定新的生活方式、跟人們意識中的一些資本主義殘餘作鬭爭，同時並幫助黨和蘇維埃國家培養人民底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性、培養他們那種不跟舊世界的殘餘妥協的精神、培養他們那種不跟我們生活中的惡事妥協的精神。

在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中曾着重地指出：『我國的雜誌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在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的工具，因此，我國的雜誌應該以蘇維埃制度底生命基礎，即蘇維埃國家政策爲指南。蘇維埃制度決不能容許用對蘇維埃政策漠不關心的態度，用無思想原則與蔑視一切的態度來教育青年。』決議中指出了蘇維埃文學，除了人民與國家底利益而外是再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因此黨才一直在和藝術中那些妨礙蘇維埃作家實現其人類靈魂工程師高尚作用的各種頹廢派及自然主義派的歪曲作無情的鬭爭。

精神上的財富對於我國人民來說，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物質的財富。這就是爲什麼每一部藝術上成功的作品，蘇維埃人民都把它看作是自己底勝利，都把它比作是經濟戰線上的勝仗或是巨大的成功。反之，每一個藝術上的失敗，也就使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都非常的難過。

蘇維埃作家，研究着蘇維埃現實，研究着我們人民在勞動戰線上和戰場上的英勇的功績，依據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些經典的天才著作和俄國古典文學底偉大

傳統，他們已創造了不少獲得了蘇聯人民和所有進步人類承認的傑出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裏，表現出了蘇維埃人——在列寧——斯大林底黨領導之下，滿懷信心地由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勝利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們底多方面的生活。

*

每年對文學與藝術部門一些傑出的作品所授予的斯大林獎金，這就是我們文學家與藝術工作者底工作富有成果的證明。蘇維埃作家底作品，今年又有三十部榮獲了一九五一年度的斯大林獎金。蘇維埃文學，這是各民族友好團結的文學：在斯大林獎金獲得者之間有蘇聯各民族的代表——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烏克蘭人、烏克蘭人，以及其他各民族的人。

今年榮獲斯大林獎金一等獎的，是茲洛賓底長篇小說『斯捷潘·拉辛』和拉吉斯底長篇小說『到新岸去』。

農民起義這個問題，向來就是爲蘇維埃作家們所深切注意的。例如普希金就把拉辛叫作俄國歷史上的富於詩意的人物。那些反動的小說家，都會力圖貶低農民起義的意義，把屢次的起義都描寫成反抗沙皇和地主階級底「合法的統治」的

盲目的暴動。而蘇維埃作家，則是依據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以能够在自己底作品中賦予歷來的人民運動以深刻而真實的畫面。茲洛賓底長篇小說『斯捷潘·拉辛』，就是多年來創作勞動的成果。作家很好地研究了那個時代，在創作上把那個時代底情形弄得非常熟悉，所以才能够在一些富於藝術性的畫面裏表現出十八世紀的俄羅斯這個國家底那些最複雜的社會矛盾。作者是這樣描繪斯捷潘·拉辛底成長過程的：這位未來的起義的領袖，是深深了解哥薩克人底生活和需要的；他和大頭目瓦西里·烏斯——伏爾加河流域農民運動的領導者——的會見，對於他觀點的形成具有非常大的意義。瓦西里·烏斯當時號召拉辛把農民運動和哥薩克人的運動結合起來，共同對貴族作鬭爭。同時作者也沒有如某些小說家那樣——把拉辛過於理想化，力圖把他描寫成一個共和政體的擁護者和無神論者。茲洛賓底這個長篇，標明了我們歷史小說家的成長。

拉吉斯底長篇小說『到新岸去』，是表現拉脫維亞底農民階級如何一面戰勝敵人的抗拒，同時走『到新岸去』，並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建設了集體農莊。這個長篇底主要的、真正的主人公，是拉脫維亞底人民，是人民中那些不久之前都

還是受驚嚇與受壓制的普通的勞動的人們，而此刻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都已變成了精神奮發和建立新生活的人們。拉吉斯底這個長篇，就是拉脫維亞人民的史詩，它告訴了我們這個國家底人民是怎樣跟那些舊的資產階級秩序斷絕了關係，並開始在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秩序。一些共產黨員底形象，中農底形象，以及一些跟自己階級脫離了關係的富農階級代表人物的形象，都描寫得很成功。

蘇維埃文學，它首先就是和平勞動的文學，富於建設性的文學。爲爭取和平、民主、社會主義而鬭爭的高尚的主題，已成了先進文學迫切必需的主題。在全世界都展開了空前的大規模的爭取和平的運動。反對戰爭販子的鬭爭、爭取和平的鬭爭，正在團結着各個不同的民族、各種不同的信仰，以及各種政治觀點不同的人士。蘇維埃作家和詩人們就是在用各種不同的體裁，用蘇聯各民族不同的語言寫成許多作品獻給這些普通的人們——我們時代底真正英雄。如榮獲一九五一年的斯大林獎金底尼古拉·吉洪諾夫底組詩『兩條巨流』和『在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上』，立陶宛詩人阿納斯達斯·溫茨洛夫底『詩選集』，愛沙尼亞詩人尤汗·什姆爾底『詩選』，阿爾明尼亞女詩人希里娃·加普奇凱亞恩底詩集『我底親近的人們』，

烏克蘭詩人米科拉·納格尼別德底『詩集』，就都充滿了這種思想和感情。

蘇維埃作家也都正在大力地、憤怒地揭露着資本主義底巨頭及其奴僕們——那些企圖發動新的血腥戰爭、那些夢想着在千百萬普通人民底血泊裏大發其橫財的人們。在戰鬪崗位上犧牲的烏克蘭作家亞羅斯拉夫·加蘭底那些卓越的時事論文，揭露了梵蒂岡底萬惡的陰謀，因為它正在受着美國吃人生番底指使，在各國人民之間傳播着仇恨的種子，力圖把他們都引向新的戰爭。普通的人們全都在進行着爭取世界和平的鬪爭。這一點無論是在馬里采夫底長篇小說『南斯拉夫底悲劇』或是在葉列明底長篇小說『羅馬在威脅之下』裏面，都表現得很清楚。在葉列明這個長篇中的意大利底工人和農民，就都是不願意戰爭的，他們都憎恨美帝國主義者，並正爲自己底民族獨立而鬪爭。

蘇維埃作家也都正滿懷熱愛地敘述着那些在蘇軍——解放者底幫助之下，由帝國主義底毒爪中掙脫出來的人民民主國家中所形成的新生活。萬達·瓦西列夫斯卡亞於一九五一年完成了她底三部曲『水上歌聲』。瓦西列夫斯卡亞在她底這部長篇小說『江河怒吼』（即她底三部曲『水上歌聲』的第三部）中，親切而真

實地敘述了波蘭人民如何和蘇軍一起共同擊潰了自己底敵人，開始建設人民民主的波蘭，爭取自己底幸福生活。瓦西列夫斯卡亞在她這個三部曲的第三部當中，是以莫大的揭露性的力量完全把波蘭的那些民族主義者——那些準備把人民底利益出賣給任何外國帝國主義「保護者」的野獸般的面目剝露無遺了；在這本書裏，也完全揭露了安捷爾斯●分子和希特勒匪徒及英美帝國主義者底其他奴僕們的法西斯反人民的本質。作者成功地在那些正面人物——波蘭普通人民——的身上，表現出了一些我們可以在今天正在建設着人民民主波蘭的人們底身上所顯示出來的新的特點。

作家別里亞耶夫以其三部曲「古老的堡壘」、奧謝耶娃以其中篇小說「瓦小克·特魯巴喬夫和他底同學們」、諾索夫以其中篇小說「維加·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在家裏」而獲得了斯大林獎金，這都證明了蘇維埃兒童和少年文學發展的巨大成就。

應當指出，在本年還有一些外國的作家也榮獲了斯大林獎金。這些作家底作品都已譯成了俄文。中國女作家丁玲底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法國作

家安得萊·斯提爾底長篇小說『第一次打擊』，中國作家周立波底『暴風驟雨』，匈牙利作家達馬斯·亞采爾底長篇小說『在自由的天幕下』和山多爾·納第底短篇小說『和好』，中國劇作家賀敬之和丁毅等合寫的劇本『白毛女』，——所有上述這些作品，都證明了外國的那些爲人民底自由、獨立和幸福而鬭爭的進步作家們底重大成就，都證明了蘇維埃文學對外國的先進文學所發生的良好的影響。

過去這一年的總結，不僅說明了藝術文學部門和批評部門的成功，同時也說明了這兩個部門的缺點。這樣的事實，已不能不引人注意——今年榮獲斯大林獎金的家數，比起去年來是顯著地減少了。這些數量上的指標，不僅說明了人民對於蘇維埃文學作品底思想性與藝術性的質量方面的要求正在提高，同時也說明了蘇維埃作家們創作方面的一些嚴重的缺點。

特別落後於時代要求的，是戲劇創作和電影劇本創作。在蘇維埃劇作家底作品裏，連一個獲得了一九五一年斯大林頭等獎和二等獎的都沒有。

由於戲劇創作的不景氣，乃使首都與各地的劇院只能上演很少很少的新的蘇維埃劇本，而且就是這些上演的劇本，也都遠不能使觀眾滿意。我們的戲劇批評，也不去揭發戲劇創作所以落後的原因。在『戲劇雜誌』、『藝術報』以及『文學報』上，對於那些不能滿足蘇維埃人民要求的劇本，常常予以很高的評價。批評家們讚賞了好多劇本，那只是爲了它們都是用工人階級和農民生活中一些現實的主題而寫成的，雖然在這些劇本裏，生活都只是被表現得很浮淺、片面、而沒有興趣。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底『關於各劇院演出劇目及其改進辦法』的決議中曾經這樣指出：『目前各劇院劇目方面的情形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也由於缺乏富於原則性的布爾什維克的戲劇批評。』決議裏說，以戲劇批評家的資格經常發表意見的人，簡直就少得可憐；對於那些真正能够客觀地、不偏不倚地去分析劇本與各劇院演出情形的新的戲劇批評家，也提拔得不够；個別的批評家在予戲劇作品及演出的情形以評價時，都不是以蘇維埃戲劇和舞臺藝術發展爲指針的，換言之，也就是不以國家和人民底利益爲依歸，而是以小集團、朋友、私人底利益爲依歸的。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底決議裏所指出的那些缺點，直到

今天還沒有完全根除。

當然，戲劇創作嚴重落後現象的過錯，不能都完全加諸批評家底身上，首先還得由劇作家們自己去負責。蘇維埃劇作家，都還沒有從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底『關於各劇院演出劇目及其改進辦法』的決議中爲自己作出全部必要的結論。決議指出說：『許多劇作家對於現代生活底一些根本問題都是袖手旁觀，他們既不熟悉人民底生活與需求，又不善於表現蘇維埃人底優良特徵和品質。』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底決議公佈以後的這幾年中，我們劇作家是創作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描寫蘇維埃人生活和現代底一些根本問題的作品。但是，很顯然，還有許多劇作家沒有考慮到：要寫迫切的現代主題，就一定得深刻地去揭發那些現實的衝突。大家都知道，決定藝術作品意義的不只是主題，同時也還要看對於這個主題的研究是否深刻。

近兩年來出現在蘇維埃觀衆面前的一些劇本，可以把它們看作只是我們戲劇創作對於生活中那些複雜問題底表面上解決的例子。像羅日科夫底那個劇本『莫斯科的健兒們』，就是那樣的。作者底企圖原是很好的——想去表現一個世代相

傳的工人底美好的家庭。作爲劇本基礎的：是以鐵工安得列·索羅霍夫那個形象爲代表的舊人物身上那些落後的殘餘和以他底弟弟，鐵工彼得及段長巴達索夫兩個形象爲代表的新的、先進人物之間的尖銳的衝突。安得列·索羅霍夫，是一個高度熟練的工人，自己那一行的能手。他有本領工作，工作作得很好，總是走在別人的前面，但是安得列是個個人主義者：他工作只是爲了『炫耀』，爲了個人的榮譽，而忽視集體底利益，忽視工廠底利益。安得列底行爲成了那樣事情的原因：他父親，一個出色的工人底姓，變成了代表個人主義殘餘的通用詞——這些殘餘在工廠裏就都叫做『索羅霍夫式的人物』。不僅是一個大的生產方面的衝突，而且也是一個工人家庭的一個富於戲劇性的衝突正在醞釀着。

在生活中那樣的情況能有麼？一個劇作家能够把這種情況作爲劇本的基礎麼？沒有問題，那樣的情況可能會有的，而一個劇作家也可能去利用它的。但羅日科夫卻是非常皮相地來對待這個極端重要問題，並未能給社會主義生產的先進人物跟頑固分子、個人主義者，以及庸俗人們的鬭爭以真實的、藝術的描寫。作者不是很好地熟悉他所要描寫的人物底生活，採取了最儉巧的辦法；他沒有顧計到事件

底邏輯，只在劇本底開頭使登場的人物互相爭吵了一陣，隨後又那樣急急忙忙地在劇本底結尾使他們和解，把觀眾們可能相信他們都是具有優良品質的人跟作者所幻想的『突然』『治愈』了的人們混爲一談。

劇作家沒有顧計到：觀眾是很難以相信那個個人主義者安得列·索羅霍夫，或是那個渺小庸俗的尼基達·洛巴切夫底那種閃電般地迅速的改造的。啊，原來作者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又是要寫一個完全順利結局的劇本。

另外一個例子，那便是波達索夫底那個劇本『祝青年們健康！』，作者已把一個重要的主題弄到非常糟糕的地步。他想使觀眾相信，雖然他不是在和我們現實中的典型的東西作鬭爭，但他確在和若干落後的大學生還存在着的那種逃避對國家的天職的企圖作鬭爭，也就是和他們在高等學府畢業後，由於一些微末不足道的、自私自利的動機，拒絕到外地去，盡力設法留在首都工作的那種不好的企圖作鬭爭。當然，這種調子是可能使蘇維埃劇院底舞臺震動的，而這一類的事實也可能成爲諷刺、暴露資本主義殘餘的理由。但是，爲了要觀眾真正能相信作者，爲了要觀眾能和作者對那些正面人物都滿懷着美好的感情並予反面人物的品行以批評，那

麼，在作品底基礎裏就要有我們生活中的真正的真實，就要有作者對其所要描寫的人物的知識。

波達索夫並沒有下功夫去深入他所要描寫的大學生底生活，只是在邏輯上考慮了自己主人公底行為，把他們底言論和行動協調起來。觀眾不能夠相信在劇本中出現的好信口亂談、自以為是、以及眼光狹小的沃洛加、科斯加、達尼亞、納吉亞、瑪莎、柳西亞他們那些人，就能算是先進的蘇維埃人，先進的蘇維埃大學生、青年團員。主要的正面人物——科斯加和沃洛加——底全部對話，都帶着一種打算引起要求不高的觀眾們笑聲的庸俗的調子。被引到劇本中的蘇維埃少女——達尼亞和柳西亞——也都以她們那種自以為是和無知而不為觀眾所歡喜。可是要知道，這些人物，按照作者底意思，還都算是正面的形象呢！

作者只是在那迎合着低劣的趣味、破壞生活的真實、貶低蘇維埃人底性格，一個勁地把故事引到不合邏輯的、無意味的、怎樣也無法證實的『幸福的』大團圓。

假使波達索夫底這個劇本不是個典型的戲劇廢品，假使這個劇本不會在許多劇院底舞臺都找到了它底地盤的話，那麼，關於這個劇本倒是可以不必去談它的。

戲劇創作所以陷於那樣不能令人滿意的現狀，也由於許多的蘇維埃作家和批評家，也都一如藝術事業委員會和蘇聯作家協會底一些工作人員一樣，在不久之前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若干問題，都還抱着錯誤的理解，而主要的，又是作為戲劇作品中基礎的那個衝突問題。某些作家和批評家就都是那樣宣稱——甚至連『衝突』這個字眼，對於蘇維埃社會來說，都應該把它忘掉。

這種妄誕的說法，曾千方百計地使人相信：在蘇維埃社會裏已經沒有了衝突；如果說在我們生活中還保存有唯一的衝突的形式，那便是好與較好之間的衝突。於是那些相信了這種有害的胡說八道的作家們，就採取了一種浮淺的拼湊的手法使人在形式上看來是一些完整的藝術作品裏，弄出了些千篇一律的情況，杜撰出一些落後的廠長與工人羣衆之間或是落後的集體農莊主席與集體農莊莊員們之間的衝突來，以去代替那種深刻的、創作上的生活研究及其真實的反映；那些情況，從這一劇本轉到另一劇本，從這一長篇小說轉到另一長篇小說，引起了蘇維埃觀衆和讀者們底合理的激怒。根據那種妄誕的沒有衝突的『理論』而創作出的作品，就一定要粉飾現實，不能在精神上武裝讀者和觀衆去跟困難、跟蘇維埃人們日常生活中